

區 達 豫 魯 冀 晉

四十之書叢小作創藝文

解放『5000發電報』

著 等 克 曾



中

86
95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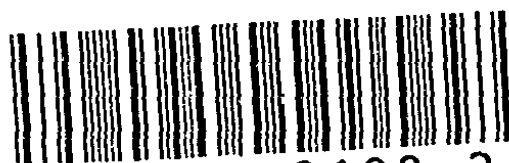
行 發 店 書 華 新 北 華



區邊豫魯冀晉
四十之書按小作制藝文

解放『5000發電廠』

著 等 克 曾



3 0610 0198 2

行發店書學新北華



解放『5000發電廠』

區邊豫魯冀晉
四十之書漫 / 作創醜文

著者：

曾

克 等

編輯者：

華北新華書店編輯部

出版者：

華北新華書店

發行者：

華北新華書店

一九四七年七月出版

目 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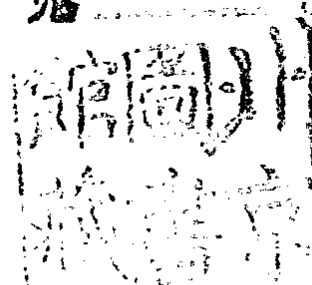
解放15000發電廠.....	會克(一)
橋.....	彥夫(一七)
衛生員的榜樣.....	馮牧(三一)
計劃.....	蘇策(四〇)
水蘿蔔的糾紛.....	劉寶榮(五一)

809553

856.81
982
2.

解放「5000」發電廠

曾克



一

響了一夜的槍聲，到天亮漸漸停止了。紙坊發電廠的工人們，懷着失眠的緊張的情緒，沒有等到大門口禍運上，那代替氣笛用的洋鐵筒的響聲，就急燥得想跑出宿舍。他們在屋子裏悄悄的互相低語着：

「呵呀，我們八路軍同志，這一晚上可夠辛苦啦！」

「情況不知道到底怎麼樣？」

「聽槍聲就在東紙坊，彭城一定進去了。」

「真急人呵，只有三四里路，怎麼還沒打進來呢？」

「不曉得上夜班的聽到什麼動靜沒有？」

「……………」

被又寬又深的溝壕，多刺的鐵絲，及電網層層圍封起來的兩平方多里的大院子，是死一般的寂靜。只有那座落在院子正中間的總機房裏，〇〇〇基羅瓦特的發電機，轟隆隆的在震響。

工廠雖然被包圍在恐怖當中，可是照例的早操又開始了。日本人，電警隊，以及沒有值班的中國工人，都集合在總機房前面一片廣場上。當早操剛一結束，廠長澤野這個被工人叫做『窮八點』的吝嗇鬼，就立刻翹了蹺嘴，上那一撮小鬍子，做了一個手勢，用着嚴厲的聲色，把工人們趕到工廠的各部門裏去了。

從修理部的窗戶，工人們發現廣場上只留下日本人。這時，工長皮座榮伸着他那長脖子朝外看了一會，自言自語的說：

『窮八點那傢伙，不知道又在做什麼！』

四十多歲的老工人劉關中，激動的接上來：

『他還有什麼好事！天天因為一顆釘子，一滴汽油，一塊煤炭，一根鐵絲也要打人罵人。規定八個鐘頭一個班，硬叫咱們受十個鐘頭洋罪，還跟着屁股窮鷄巴叫：小小的八點的！我操他祖宗！』

皮座榮手中的小老虎鉗子，停止了轉動，他發怔一般的向廣場注視着。工人們也都擠上頭來，瞪大了好奇的眼睛。

一排日本人，面朝東北立正的姿勢站着。窮八點蹣手屈在黃呢子大衣口袋裏，站在那

大家前頭。他們靜默的，嚴肅的，像在等待什麼。一個勤務兵從大門礮堡上走下來了。他手中抱着一個紅綢子包，直向廣場跑來。當他氣喘喘的舉着紅包，一到第八點的面前，第八點就撲的跪在地上，虔敬的雙手把它接到手裏。立正的人們也立刻彎下了腰。第八點捧着從包裹取出的一張東西，便咕哩咕嚕的給大家唸起來。他的聲音有些兒抖顫。這聲音好像給傾聽的人們帶來一個突然的驚恐。第八點的宣讀雖然已經結束了，可是人們猶如失掉了什麼，好半天才垂頭喪氣的分散開。

總機房裏一片音響。門頭上氣硃受抑壓一般的炸裂的叫着。水礮房及各部門的機器吞吞的轉動着。聳入雲際的大烟囱，噴吐出濃密的黑烟，八月的高爽的天空，被遮得一片霧沉沉的。

皮座榮從修理部走出來，到了總機房。他應付責任的，馬馬糊糊的看了看鍋爐房，發電機，就爬上一架高聳的直豎的鋼梯。煙霧在他周圍瀰漫着，一陣陣塵埃似的煤屑，從梯口上向他滿身撲來。在送煤的高車上站了一會，他像剛從煤窰裏鑽出來一樣，帶着滿手滿臉的黑油灰，又朝電台部走去。剛一走進門，皮座榮頭一眼就發現日本工人伊田，用着比平日更親切的眼光在迎接着他。平常沉默寡言，和中國工人同樣受着奴役的伊田，今天有些異樣了。他嘴巴幾次想張動，好像要對皮座榮講什麼。

皮座榮會意的走到伊田眼前。伊田朝四下看了看，趁着另外兩個工人，正聚精會神的在撥扭着紅綠燈。他就耐不住感情的激動，悄悄的對皮座榮說：

「我們投降的有。天皇詔書來了來了。工廠日本的不是，中國的。你們的掌櫃的八路來了，不怕，你們的死拉死拉的沒有，統統能說話的有。我跟你的一樣，兵的不是，苦力苦力的。死拉死拉的也沒有。我不常說過的。我只管電氣，別的不管的。你們都好幹活吧。……」

皮座榮點點頭，拍拍伊田的肩膀，用着安慰的口氣說：

「是的，你的死拉死拉的沒有。」

晚上，槍聲又不斷的在潞陽河的東岸響起來。工人們帶着焦急的希望，在不安的工作着。這時，窮八點忽然走進了修理部，他在風車旁邊看了一會，便對皮座榮說：

「皮，你們大大的辛苦的。修理部夜班，現在統統休息的有！」

於是，工人們便走回了沒有燈光的宿舍。

皮座榮在自己的房間裏走來走去。他的女人在病中無力的呻吟着。躺在她身邊的新生的嬰兒，由於過度的飢餓，又不住的在沙聲的哭叫，皮座榮好像完全沒有聽見似的，他只是伸着他那長的脖子，從半開着的屋門，向修理部那邊望。他心頭爬上一個疑慮，他看見修理部的電燈並沒有息滅，通紅的爐火時時從窗戶裏迸射出來。在旋輪呼呼的轉動和鐵鏈緊張的乒乓聲中，他隱隱約約的聽到窮八點下令一般的咕嚕的叫聲。

——狗彘的！還想趁着投降來搞我們一下子嗎？

皮座榮默默的思索着。他從修理部現在的情況，不能不想起發生在三個月以前的一

椿痛心能事。那也是像今天晚上一樣，工人們突然被停止了夜班，但第八點和幾個日本人，在修理部忙了半夜，天一亮，一架絞首機抬來了。一些工友對和大批從別的地方捆綁來的老百姓，都背負着暗八路或私通八路的罪名，充當了這新機器的試驗品。

他的女人從高熱中一陣清醒過來，顫拍了拍哭着的孩子，側歪着頭叫着皮座榮說：『睡吧，你還在那想什麼呢？日子就是這麼熬煎人呵！』月子裏，連口麵湯都喝不上，娃娃落地七八天了，還沒有吃口飽奶。配給那些草子，豆餅，長土絮的小米子，連好人也養活不住呀！咱們一天到晚鬧電汽，供他們峯峯礦上五六個井口出煤炭，叫咱們燒料渣，晚上連亮都不能照，老日子硬要把咱們活活逼死。……』

『你不要囉嗦吧，好日子快啦。』皮座榮說着，機警的朝外面看了看，輕輕的把門關上。『反正老日子已經撐不住了。八路軍這就要打進來……』

『是嗎？……』

她靜扎的坐了起來，探着身向窗戶張望着。她的聲音裏透出一種希望的，輕鬆的微笑。

二

第二天早晨，皮座榮顧不得洗臉，就跑到劉關中房裏去。他坐在炕頭上，壓低了嗓

管急切的說：

「老劉，情況越來越緊啦！怎麼峯峯那邊開出來的汽車，從門口過了半夜，是不是老日子退啦？也許八路軍已經進了煤礦。咱們大家還是商量一下，想法子去個人打聽打聽情況，跟八路軍聯絡聯絡，叫他們快點打進來吧。」

「我夜裏就沉不住氣，想找你去，這個時候咱們不動，還等什麼呢！從太原來的時候，咱們不就打定了主意，要是萬一不成，就爬山到八路軍去。我看你出頭先跟大家談談。咱們修理部平素跟那一部來往都多，很多事，大家靠着你，誰也佩服你的技術，只要你出個主意，包管大家贊成。」

皮座榮謙虛的笑了笑，正想說什麼，院子裏有人怪聲的在喊他。

劉關中一聽，機敏的小聲說：

「西尾——西尾！」

皮座榮很鎮定的走出去。一個身材低矮，穿着中國式的短裝，流氓似的日本人，走上前來，一句話也沒有講，一把揪住皮座榮的胳膊，朝西走去。他的舉動使皮座榮感到了驚慌。對於這樣一個最近才從峯峯調來的殺人魔王，誰一見了他，都會想到災難要臨到自己頭上。多少中國人被活活的扔進了窖井！現在情況很緊，皮座榮很難想像會遭遇到什麼意外的不幸。

踏過一片隆起的煤渣堆，到了總機房門前，皮座榮抑止着心跳，大口的這樣問：

「咱們去看那一部機器呢？」

西尾一聲不響，只是回過頭來，用他的一對斜眼看了看皮座榮，把左手一揚，一直進了小電線門，便定到廠長住的院裏。皮座榮的心卜卜的跳着，他隨着西尾踏進了從來沒到過的第八點的房子裏。他一抬頭，就在一張棹子上看見一把二尺多長發亮的馬刀。掛的寬大的額頭上，冒着冷汗，眼睛一陣昏花起來，屋子裏其它的東西都變得有些模糊了。

西尾一屁股坐在一個活動的轉椅上。兩條腿往棹子上一蹶，伸手抓起一個大酒瓶子就往喉嚨裏灌。好像完全忘記了跟着他進來的人。

一瓶酒喝完了，他又抓起一瓶。突然，他的屁股一搖擺，扭轉了椅軸，他嘍的一聲跳起來，將酒瓶遞到皮座榮的臉前。狡猾的笑着：

「你的，米希米希的有！」

皮座榮看了看逼近自己的西尾，又看了看馬刀，心裏想：反正已經到了這種情形，死活不在這幾口酒上。他硬着頭皮，把酒瓶接過來，喝了幾口。這時，皮座榮開始發現屋子裏的東西，像剛才鬧過什麼風波一樣，弄得很散亂。能夠開開合合的紙板夾壁，都一頁一頁的散起來。草榻上滿是破碎的紙張。半天，他沒有看見第八點，連第八點的老婆，和兩個小孩子也不在了。接着，他又聽見隔壁副廠長那幢洋房裏，也掀起了瘋狂的醉酒聲，和日本腔調的哭鬧聲。

的說：

西尾有點醉了。他故意裝出親熱的樣子，一隻手在皮座榮肩膀上拍了拍，鬼鬼祟祟

的說：『皮，你是好幹活的。告訴你的有，廠長走了走了的。八路打來的有。我對你們苦力大大的好心。……』

說着，他有點支持不住的樣子，眯着兩隻斜眼，詭詐的笑着，倒到轉椅上了。

皮座榮一度緊張的神經，像拉緊的弓弦，立刻鬆弛下來了。他從西尾的話裏，已經意識到自己沒有什麼危險。他又分明的看出西尾找他來，是帶着一種惡意的拉攏的企圖。他低下頭，用憎惡的眼光，偷偷的盯了西尾一下，很快的用手推了推他那似乎喘着一般的身子。

『我的，回去了的。我老婆病着的有。』

西尾好像沒有聽見皮座榮的話，他蜷縮在轉椅上，頭在胸脯前低垂着。

皮座榮又叫了幾聲，西尾仍然沒有動靜，就跑回修理部了，他開口就說：

『哎哎！我告訴你們，窮八點和副廠長他們都走了。』

『呵！我們一上班就發現昨天晚上是修理的汽車零件，原來他們都跑啦！』劉關中說。

皮座榮把在西尾那裏的情形，對大家談了談，劉關中搶着說：

『那麼，你看咱們早上談的事怎麼辦好？』

皮座榮思索了一下，高興的說：

『馬上就做嘛。我就到各部去跟大夥商量一下。』

三

從下午就在四處響起的槍聲，是越來越密集，越來越向工廠逼近了。插着白旗子的日本汽車，在公路上也逐漸稀疏起來。沸騰了的『○○○發電廠』，衝破了長久抑壓的沉悶。四個牆角和大門上的五座碉堡裏的電警燈散亂了。大門前的崗哨也不見了。日本人有的已經逃走，有的陷入了張慌和驚恐。工人們好像再沒有什麼顧慮和恐懼。不論在機房裏，宿舍內，或者院子中，大家都在興奮的鬧嚷着。有的人爬到高處，每當一片火花爆裂開來，人們就如同看見八路軍更向自己靠近了，就禁不住的要歡跳起來。連家屬們也都跑到院子裏探聽消息，準備迎接八路軍。

總機房二層樓上公務室的門敞開了。這個房間原來是日本廠長。監工和技師們商討廠務和監視工人的辦公重地。工人們不但從來沒有人進去過，就是在房子附近走過的時候，都會輕手輕腳格外小心，防止觸着了秘密電流。現在，秘密電流的電門關閉起來了，二百五十蠟燭光的球形燈泡，發射着乳白色的亮光。這亮光第一次照着工人們塗滿汗油煤灰的臉孔！

各部工長和沒有上班的工人們，都自動的聚集在這裏，熱情的喧鬧着，聲音幾乎淹沒了馬達的震響。從玻璃櫃裏，書架上，甚至牆壁上，搜集各種可以寫字的紙張，打開了紅藍墨水瓶子、水筆、毛筆、棕刷，一齊揮寫起來，你寫我粘，數不清的標語小旗擺滿了一房間。

『歡迎八路軍！』

有些人竟把這心底的歡呼，寫在自己的手巾上和扯下來的襯腰襯衫襟上。

皮座榮擠在衆人中間，和大家一同忙碌着。他那寬大的額頭上又是習慣的冒着大的汗粒。他一面抹着漿糊，一面對大家說：

『咱們今天盼明天，八路軍眼看着盼來啦。誰都想把心掏出來歡迎他們。可是現在工廠裏外都亂嘈嘈的，我們一定要注意可不能讓壞人搗毀了機器。』

『是呵！保衛機器，比拿什麼歡迎都好。』人們異口同聲的說。

劉關中脚上雖然生着瘡，却完全忘記了疼痛。他爬上了凳子，將頭從人縫中擠出來搶着說：

『咱們給老日子受了幾年，天天給他們磨洋工，想破壞他們的機器。八路軍來了，咱們可不能那樣了。要保持機器一分鐘也不停，還要拿出自己的本事，把電發得更足更大。一會，我親自上高車，照管着讓煤上得更快些。皮師父可以裏裏外外多跑跑，給大家報報信，各部機器如果出什麼毛病，盡管喊我就可以啦。』

檢校部工長張合年，指着自己有幾顆稀疏麻子的圓臉，開玩笑一般的說：

『老日子看我這個臉就不順眼，什麼事都跟我開整。嗨！他越這樣，我越不幹！我不怕。我頂他狗日的！』發電機轉不轉，修理部的事咱不管。『現在，八路軍要來，你們看看，總機器大小問題我姓張的一手包辦。』

皮座榮看了看正在畫小旗的電台部的童工劉保童，親切的說：

『八路軍這回可給你爹報了仇啦。你快跑回宿舍去看看，我叫他們燒水，準備的怎麼樣？告訴你娘，今晚可不要睡啊！』

劉保童像大人一樣，一邊向外走，一邊轉過頭來大聲說：

『皮師父，晚班電台上留我一個人管就可以了。我保險電表不出什麼毛病，你們忙別的吧。』

半個月來病在床上的、運炭部的工長董書勤，不知在什麼時候也掙扎着走到公務室來了。他不安的說：

『你們這樣忙，我在炕上也躺不住啊。情況這一亂，通順井的小火車，一天沒送煤了，鍋爐每天要燒五十噸煤，眼看就供不上了。我領着大家自己用簣推煤吧。』

皮座榮聽了大家的話，他更高興了。他用袖子抹了一把額頭上的汗，笑着說：

『好，咱們就照着自己講的去做吧！各人保證各人，還要推動別人。』說完，他吩咐了坐在自己身旁的、正在寫標語的金子旗：

「老金，你把各部工人的名字一齊開下來。大家都提議蓋個手印，表示決心保衛機器。誰最賣力氣，最積極，把他頭上記個圈圈，八路軍可埋沒不了一個有功的。」

各部門的工作，在從來沒有過的緊張情緒中進行起來。皮座榮負起臨時總指揮的任務。他將總機房各部統統巡視一週後，急急忙忙向南邊水碌房走去。倉庫助理員朱振跑來對他說：

「皮師父，倉庫的雨把鎗匙，還在西尾手裏呢，你看怎麼辦？」

皮座榮一聽，很有把握的說：

「不要緊，我有辦法。」

走到西尾住的地方，皮座榮看見屋子裏，一片火光，他扒在玻璃窗上向裏面望了望。西尾和另外兩個日本人正在那兒發瘋似的把話匣子、衣服、被子都往火堆裏扔。皮座榮看出他們就要準備逃跑，他本想趕快回去找幾個工人來，把他們收拾了，可是，他仔細一看，靠屋門口旁邊，架着一挺機槍。他只好一個人大着胆走進屋子，想看看先把那兩把鎗匙搞到手裏。

西尾一看見皮座榮，他驚了一下，問：

「你的什麼的幹活？」

皮座榮很沉着的站着。他用手比了比鎗匙的樣子，說：

「我們苦力的，吃的喝的沒有，倉庫的門開開吧！」

西尾遲疑着不甜煩的叫了一聲。

皮座榮一看有些困難。這時，他驚慌的隨着外邊的一陣槍響，將右手的姆指和食指，伸到西尾的面前。他瞪大了眼睛，恐嚇一般的這樣說：

『你聽，打進來了。你的死拉死拉的有……』

兩個日本人跳到機槍跟前。西尾縮着脖子，兩隻斜眼的目光嚇得發直了，他把從腰袋裏掏出的兩把鎗匙，不自主的往棹子上一扔，就跳出門去，皮座榮很快的把鎗匙抓起來。一到院子，他看見西尾和兩個日本人，跳上了停在院子裏一輛汽車，他們用機槍突突的掃射着，便衝出了大門。

這一夜，工廠裏沒有一個人閉着眼睛。當東方發白的時候，皮座榮正在高車上和劉關中一起裝置一個汽油，潞陽河掀起一陣激流的巨響，他看見黑鴉鴉的人影，在河中間往工廠這邊移動。這樣，皮座榮放開喉嚨叫起來：

『八路軍過河啦！快把大門開開，把電網的電門關起來……』

在狂熱的歡呼聲中，皮座榮和劉關中把準備在身邊的一面用好幾條繡口袋染成的大紅旗子，朝着河那邊使勁擺了幾擺，掛在機房最高的地方，開始飄揚了。

「……發電廠」解放了。八路軍的同志們好像走回自己的家，個個面帶笑容，唱着歌往工廠裏走。

皮庫榮站在高車上，兩隻胳膊不住的搖擺。他唯恐別人看不到自己，就跳着腳，伸着那長脖子，舉着他那被機輪輾傷過的右手，向院子，向大門口高聲吆喝：

「噢！好同志，你們大家太辛苦啦……」

隨着他的呼喊，很久很久沒有聽到的汽笛聲，第一次在工廠上空宏亮的鳴叫了。紅綠色的小旗子滿院子飄動。工人們叫着笑着，把八路軍男女同志緊密的包圍起來。工人家屬們、老太太、女人和小孩子，有的提着桶，有的端着盆，有的抱着碗，一趨又一趨的在奔忙着。

「喝點熱湯吧，暖和暖和身子。」

「開呀，看你們褲子都濕啦，快回家烤烤吧！」

「……」

關切的慰問聲，在人們中間流動着。

皮庫榮的女人，提着一小桶水，扶着牆，剛走出宿舍，就支持不住的跌倒在地上。

她爬起來，呼吸熾促的向人們叫：

『你們醒來……把這桶……水……給……八路軍……同志……』
有人跑來把桶扶回屋裏去了。

早晨的陽光照着院子裏的人們。八路軍的同志也同樣笑着，叫着，親切的向工人們表示着內心的謝意。在一陣熱烈的鼓掌聲中，當那個隨着八路軍來工廠工作的王健同志給大家講完了話，皮座榮從人孔裏走出來，對大家說：

『剛才八路軍同志給咱們講了很多鼓勵的話，咱們要好好記着。保衛機器是咱們應該做的事情，說不上什麼感激。以後，工廠是咱們自己的了，大家都要提起勁來，好好賣力氣幹……』

工人們用一致的呼聲，回答了八路軍同志和皮座榮。工作的熱潮很快的在工廠各部門掀動起來。一簣簣的煤，工人們輪流的推着，送上了高車。鍋爐房的空氣更加緊張。工人們手裏握着又粗又長的火鉤，吭隆吭隆的打開了鐵火門，使勁向外掏着煤渣。從前，在煙火的上面，他們經常偷偷的蓋上這些東西，故意來減弱火力。現在火力是突然的激增了。長的火舌，時時從火門裏噴射出來，工人們的臉跟火一樣紅。他們光着的背脊，豆大的汗粒不住的往下滾。幾口大鍋裏的水咕嚕咕嚕的沸騰着。汽表上升了。汽缸的爆炸聲更激烈了。風車，發電機，競賽似的呼呼的轉動。……

皮座榮帶着八路軍同志，把工廠的各部門看了一遍。他把那兩把鑰匙交給了王健同

想，便一同走到倉庫去。

八路軍的同志們，扛着敵人留下來的，一袋一袋的洋麵，一包一包的鹽，和一箱子的火柴、香烟，分送到工人們的宿舍裏。工人們除了接受下這許多長久沒有吃用的東西，每個人又都得到保衛總隊的獎金。八路軍同志挨門挨戶的向工人們問短，了解他們的痛苦和困難。病人、孤寡立刻享受了特別的撫卹和救濟。

皮座榮幫助八路軍的同志，一直忙到了天黑，才走進那天來沒有回過的家。他的女人病重了。她的眼睛閃着滿足的和喜悅的淚光。她緊緊的抓着皮座榮的手，一遍又一遍的說：

「……我總算熬到了，臨死的時候還能見見八路軍……我恐怕不行啦，你好好帶着孩子過吧。有八路軍在這裏，你們不會挨餓受氣……我會安心的……」

皮座榮安慰着她，隨手抱起自己的孩子。小生命睜開了眼睛。皮座榮三十多年來第一次感到生活的幸福和愉快。他想着明天要怎樣分配工人們去洗刷鍋爐，修理壞了的風車，開動停着的小發電機。週身跳動着熱力，什麼都忘記了。皮座榮準備把自己二十年來和機器一同生活的經驗，全部供獻給新的工作。

全工廠的電燈一夜沒有息滅，人們在耀眼的亮光下，笑談着，在慶祝這帶來勝利的，九月的第一天。

橋

彥 夫

——平漢戰役七支隊活動的一個片斷

一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八日深夜，有一支老長老長的隊伍，在平漢綫西側的平原上疾走着。

天已是後半夜了，東南方最高的三顆星星慢慢的上升着，要抬頭才能看見。野風呼呼的迎面撲過，霧濛濛的夜氣把人的肩頭都潮濕了，人們的鼻尖冰冷冰涼的，可是誰的心都是緊張的，燙熱的，互相牢固的結合着的。行列裏沒有火光，沒有話聲，只聽得一串急促促的腳步聲和駄應騾子偶而的噴嚏聲，襯着路邊水池裏一堆一堆的蛙聲，遠遠冷冷的狗叫聲，和平漢道上隱隱約約的火車的警笛聲。

夜是漆黑的，只有天上閃着星星的光。人的眼睛也習慣了，老遠老遠的樹林子，小村子，只要一搭眼，輪廓都很分明，四野裏顯得這樣清爽，肅穆却又極富於朝氣，人們

的咽喉際凝滯得像一塊無暇的玉石，把自己的全部心神灌注在兩隻腿上，走呀走呀，朝目的地走。

一程又一程，隊前沒有休息令傳下來，從出發時候算起，整整六個鐘頭了，人的膝蓋打着彎子，腳後根發酸，可是沒有人願意露出一些疲勞相。

『喂！』工兵連的通訊員小胖子壓着肩膀上疼了一下，扭過頭來辨認着對方的面孔。

『累吧？』我邊走着，聽到他肩膀上，盯着他皺成一疙瘩的小鼻子。

『倒是該歇會了！』小鬼張着口，高高的仰着下巴子。

『朝那邊看！』我一轉臉，兩個人一齊朝東方望過去，那邊天的盡頭，有一片微微的渾白色。

『在路那邊，相距不上二十里，敵人跟咱們平行競走哩！』

『不行競走？』

『敵人正跟咱們一齊往前雲着跑哩！』我給這孩子解釋着今晚上急行軍的道理。

『不能叫他過去！』

『當然，鬥了八年，全看最後這一下，根據地這麼容易過？好好叫他過去集中力量來打內戰？』我把聲音盡量放低些，怕犯行軍紀律。

『那咱得緊點往前趕，堵住——』小鬼正說話，喘了口氣，大概的確有些累了。

「小傢伙，事情緊急，歇不得！——八年的抗日英雄，把胸脯挺起來！——我抓著胖子的肩膀搖了兩下，他抖擻了一下，把頭昂起來，張著嘴，好像要同我分辯什麼。」

「跟上跟上，莫掉隊！」像是黑連長的聲音，急促的從前面不遠的地方傳過來。」

我和胖子一抬頭，發現前面沒人了。緊接著聽得背後也有人催，「趕上趕上！」「領起忙往前搶了幾步，趕上行列。」

沙沙沙沙……

約摸又走了半個時辰，隊伍進了一個大村子，在一條黑洞洞的狹長的街道裏，口音像一串沙磧的鈴子，綿綿的搖下來：「原地休息！」

在這種緊急的行動中，這是多難得的一會呵，大家向路兩邊喘的一聲坐下來，身體弱的同志用胳膊撐枕頭，往後一倒，客氣的享用著這寶貴的幾分鐘，有的一下就睡過去

了。
路左邊是一個土坡，這兒並排坐著工兵連的好多同志，我在黑連長身邊坐下來，他是個高個子，頂結實，兩個眼睛灼灼逼人，這會好像還不覺困，兩手架著膝蓋端端的坐著。

「咳，四川重子，醒著點！爬在地下操心拉肚子！」黑把身邊的指導員搖了一把，他有時跟個小孩子一樣，總是愛耍愛鬧的。」

「黢黢的，莫動人！」梁文奎同志躺著用腳蹬了一下，罵了一句。」

旁邊噴出兩截笑聲，我馬上聽出這是『千里腿』（一個青年戰士的外號）在笑。

『千里腿，笑啥哩？』我在地下拾了塊土，背疽朝那邊打過去。

『連長跟指導員比哥兒倆還親哩！』看影子他像是坐起來了。

『限一對兒一樣！』左邊的『轆軸』也說話了。

『胡謔！』梁文奎從地下閃起來。

兩邊的人輕輕的笑起來，我是熟悉工兵連的，他們上下級，同志間的關係總是這麼活潑而正常的，該耍的時候，總是要得這麼有趣。

『司令員，到俺這坐！』身邊的小胖子忽然這麼叫了一聲，大家一扯頭，見前面走過來一個短個兒提着手棍的人，就都招呼起來。

『哈，今個可走得不少了，都累了吧？小鬼！』張司令員捏着小胖子的脖子，隨着在他身邊蹣跚下來。

『也不很累！』大家都說。

『司令員，敵情咋樣？』千里腿忽然問，聲音像說悄悄話一樣。

『敵情！』張談諧的笑了笑：『以後就知道了，反正不能叫他過去！』

『叫他過去好來掉過槍來擲咱們？咳，甭他娘，咱在這流血流汗熬了七八年，他們懶得連腰都不想伸，如今勝利了，他倒來享現成！咳，道清綫上這回退出獲嘉那會兒，我心裏真難過。』轆軸坐在對面，像豆炒子一樣吃里叭啦說了一大堆。

「真是，誰心裏都不好過！」大家都說。

「聽說狗咬的到一個地方就亂糟塌！」

「咱得好好教訓他一頓！」

「呵，要不咱就這麼緊的往前趕？」張又笑了一下，他在戰士們面前總是這麼隨隨便便的。

「司令員，這回可得讓我們工兵連上前邊去，上回兩仗，都把我们扔在後頭，太不滿意！」黑連長笑着說。

「對啦，叫我們上前邊去！」好些人的聲音。

「不愁，有你們的事做呢。今晚上要過漳河，可能——」

「走了走了！」張正說話，前面傳下來這一聲。這慣軍像生活中的人都知道，在這種時候聽得這種口令，像針紮電打一樣，大家沙的一聲跳起來，揹起行囊，就一個跟一個朝前走了，這是大家平日的政治自覺和軍事素養在一瞬間的自然體現。這條長的行列又默默的走出村子。

二

夜氣攪着冷風，把人的腳尖都凍麻了，小雀子不安的在窩裏翻着身。

村外一片水聲，村裏一片喧嘩。大家都休息了，只有哨兵和通訊股的同志還在做着自己的事，架線員從這個樹上爬到那個樹上忙著架電綫，電話員捉著耳機子。怪里怪氣的問答著，和各方取著聯系，譯電員面對著油燈，抬著重重的眼皮，癢癢的磨著鉛筆尖，聽取著每一分鐘情況的變化。

一間堆滿了柴草的小屋子裏，躺著一架破桌子，桌上放著一盞半明半滅的黃油燈，燈光照著桌旁一張瘦瘦的嚴肅的面孔，他正在凝視著桌邊的一張電稿，這是帶領七支隊的張過毅同志。

這位年青的指揮員有著極可貴的、南方人所富有的負責精神，他帶著七分區部隊在那多雨的道清兩側，輾轉戰鬥了兩個多月，就又率部挺進平漢線，任務是相當緊急的，但面前的漳河擋住了路，沒有橋。這一刻，一片不安和焦急在他瘦削的雙頰上來去流轉。

「通訊員，找個老鄉來，我要到河邊看看！」他遙朝門外喊了一聲，接著在屋裏踱起來，不斷伸出手臂來看手錶，突然，他推開電稿朝外走了。

村外面，水聲濤濤，透過茫茫的夜氣，用力細看，是一股急流橫在眼前，十月天的冷風，捲著河裏的浪頭。

嘩嘩嘩嘩……

河岸的沙土上，站著五幾個人，面對著河水不辭左右點著頭，水聲太大，對面站著

，都是用喊一樣的聲音說話。

『河面有多寬？』張司令員扭頭問一個本村的老年人。

『哦，是有半里多！』

『最深的地方有多深？』一個參謀同志問。

『呵呀，這可就說不來了，至少也搭在胸膛上，這麼個天氣，餓不得！』老年人正說話，吹過來一陣風，不禁把身子縮了下。

大家都默然起來了。

『沒有橋，船也沒有嗎？附近！』張又問。

『咳，遠近十里八里，沒橋也沒船，要過橋可得繞着走，那可就遠了！』

『繞的話，耽擱時間太大！』張半自語的說。

『聽，要是費點神，趕天明，也許可以搭起橋來的——』參謀同志說。

『回去！』凝思了半會之後，張忽然扭轉身子，走回村子，大家隨着轉回來。

『找工兵連連長指導員來！』走到村邊時，他這樣吩咐通訊員。

一會，黑和梁來了，敬了個禮，一窩圍到桌邊來，燈光跟疲困了的人一樣，越發淡了，屋裏的冷空氣却變得溫暖起來了，張把電稿往他面前一推：『同志，如今你們的事情來了，情況是這樣的：敵人已經過了河，總指揮部讓我們明天趕到礮縣』，他隨着取出一幅地圖鋪在桌子上，『看！我們如今正在岳鎮附近，還有百十里路哩。』

「那咱們得趕哩！」黑連長看了地圖抬頭說。

「河怎麼過？」張笑問。

「有橋沒有？」梁文奎同志問張。

「這就是你們的事情！同志，這樣的天氣，大家要過河，怕要出病號，影響戰鬥力，也爲了節省時間。」張看了看手錶又說：「如今是兩點零一分，趕天明把橋搭起來，趕快回去睡覺一下，發揚共產黨員的模範作用，積極份子站到前頭來！同志，千萬個人都要從這座橋上過，七支隊能否完成任務，全看這一座橋！八年來受的罪有沒有結果，也看這一座橋！你們能不能回答臨出發時老百姓對你們的希望，也看這一座橋！不要忘記你們腳上穿的新鞋子是根據地老百姓送的。……」張司令員激動得兩頰發紅。黑連長望着他銳亮的眼睛，面色變得鐵青。這是一個千斤重担，一種嚴肅的責任感，像一股激流，一剎間滲透全身，他們沒有說更多的話，簡了間動作的步驟和應注意的事項，便負責地，英雄式的舉了下手，回去了。

一出門，一陣夜風撲面襲來，兩個人不禁打了個抖。

「好冷！」黑連長不自覺的說了一句。

「克服困難！」梁文奎同志在空中揮了下手，用他那鏗鏘的四川口音近乎喊的只說了四個字。

「其實我比你的勁更大哩，沒問題！雖說天這麼冷，大家也疲勞了，只要咱們有信心

心，只要給大家解釋得清楚，百十個人一齊動，不愁完不成任務！這麼吧，咱們分分工，你叫西面房裏的，我叫……」黑連長怕梁誤解自己，有力的說着，自尊心鼓蕩得他全身發熱。

梁文奎同志再沒有說話，兩個人默默的走着，計劃着擺在面前的一步一步的工作。村裏一片靜靜，大家睡得沉沉的，不管磨道裏，房檐下，牛圈裏，草房裏，灶火旁邊，水井跟前……這裏一個門板，那裏一把麥穗，都睡倒過去了。到處橫七豎八的睡着人，你要走路，得高高的抬起腿，隨時都有可能踩着這個人的頭，或那個人的腳，雖被撞醒，也只迷糊的哼一聲，就又睡着了。

只有幾個給凍醒了的同志，在門角裏撿起一堆軟柴在烤火。黑、梁兩人借着偶而漏見的街口上的火光，加緊着步子，在一個小巷子的岔道上兩個人分手了。

「起來，起來，同志們！」梁政指站在一個三間多大的大房子門口，向屋裏地下睡着的戰士們喊。

「起來！起來！」又是一聲。

人們靠着的，擠着的，壓着的，像一鍋煮過火的麵條，糊成了一疙瘩，靜靜混成一片。連日的行軍竟把大家累成這樣了。

「這兩天大家也實在太困了！」梁癡癡的盯着屋地，皺着眉頭體貼地說。但眼前的任務又是多麼嚴重啊！他開始爬在他們耳邊喊。

「同志，同志們！都起來，起來！」但是，剛把這個扯起來，那個又跌倒了，剛把那個叫醒來，這個又睡着了，活像一羣醉漢。梁文奎着急的踩着腳：「真惱火！真惱火！」

遠遠好像有鷄叫了！

「同志們呀，起來搭橋！千萬人都要從這橋上過，打了八年仗，受過多少罪，偏這會這麼困？同志們！八年抗戰爲了什麼？」梁文奎急了，他帶着埋怨的聲氣，像對自己的小兄弟一樣大喊起來了，接着去推他們搖他們。

嘩啦……

聽了他這串話，像閃電一樣，睡着的同志心底裏豁的一下亮了，一個一個從地下跳起來。

我跟工兵連在一塊躺着，也被梁的聲音驚醒，揉了揉凍麻了的腳尖，跟大家一塊出去了。

從街對面的屋子裏也走出一羣人，兩邊一匯合站起班縱隊，黑連長梁政指精神的站在隊前。

「大家這次行軍到這兒，是要幹什麼？」梁文奎這樣啓發大家。

「截住頑固軍，反對他打內戰！」一個同志馬上說：

「是不是爲了來睡這會覺的？」

『哈哈哈哈哈……』大家都笑了。

『咱們八年來吃過多少苦，這兩天的行軍算不算苦？』

『不算！』跟雷一樣，百十個人一齊喊道。

『大家不是要求上前面去嘛？如今前面就有一件要幹的事……』

人羣帶着興奮的笑聲，四散開了。

三

我把被單子做成一個簡單的斗篷，跟大家來到街上，自己雖沒有搭橋的任務，却很願意看看這場英勇的戰鬥行動。

開始是借桌子、板凳和木板，大家盡量把自己的動作放輕點；爲了不打擾別人休息，輕聲的抬東西，輕聲的叫門，輕輕的走路，吃力的來回給河邊搬運着。

雞叫二遍了，東南方的三顆星星升到天當中了，桌凳還不夠用，人們焦急得團團轉，梁文奎不斷着急的揮着手：『同志們，動作放快些呀！』

器材終於湊齊了，人羣在河岸上集合起來。

黑連長脫得光光的第一個跳水，在水裏探着深淺，看在那裏搭橋子穩當些。全連大

部都跟着下了水，在岸上的也都挽起褲腿來，冰冰冷風刺得人渾身打顫，渾身起雞皮疙瘩，剛踏進水的時候都不禁『噁——』的一聲，但後半段却變成玩笑聲了，誰都不願意把這當成了一樁苦事情。

走進河心裏的同志，河水漫上胸膛，逼得他們喘不上氣來，還硬鼓着勁不肯叫喚，身體弱些的同志，腿在浪頭中打顫，狠命的把腳往河底踏，但腿給凍麻了，水的沖擊力太大，站不穩腳，有的跌倒在河裏了，會水的同志趕快把他扶上岸來，用火烤，用乾手巾磨擦，然後披上衣服。韓廣生同志、王四孩同志直在水裏站了一個半鐘頭不肯上岸來。

浪頭從腿邊沖過的時候，大家在河心裏叫喊：『這是誰給咱們的？』罵着：『蔣介石，我勸你娘！』接着，不斷互相督促着：『快些！』『千里腿、轉軸、小胖子都凍得牙子打抖嘴唇發青，還嘴硬的說：『這算個啥？這算個啥？』全連輪流着上岸來擦身子，一下河就緊張起來了，謹慎的對着每一張桌子。沖歪了又扶正，咬着牙豁着浪頭，戰士們耳邊不斷聽到指導員的聲音：『同志們呀，不要忘了，明早起大隊要從咱這橋上過！』這聲音比河水的勁都大，大家的眼睛越來越亮，腿上的勁越來越大，越不把水浪當一回事了。

雞叫四遍了，東方慢慢化成了魚肚色，河心裏的人着急了，不斷喊着：『加油，天明了！』

風吹得更大了，倒比夜半冷得多了。我站在河岸上，用雙手緊緊的裹着身子，對着脫得赤條條的忙碌在河心裏的人，我感動得心裏直說：『多難得的政治自覺呀！』

黎明時，河面上出現了三架橋（中隔淺灘）一列一列的戰鬥部隊在河岸上，大家望着河裏滾滾的泥浪，聽着耳邊呼呼飛過的冷風，默默的感謝着工兵連。工兵連同志看着大家的愉快神色，睜着大眼從他們手築的橋上走過，心裏有說不出的高興。梁文奎同志站在張司令員面前謙遜的說：『動作太快了。弄得不很結實，要輕點走哩！』

但是，終因為過橋的人多，重量大，走的又急，水的沖力又猛，只過去兩個單位，橋竟塌了，河這邊擁擠着老大老的一列人，這是時間不容許的事，指揮員着急了，二團團長李耀光，參謀長劉樹遠同志脫了衣服，打頭跳進水，在河裏招着手：『同志們，爲了老百姓下水來！』不說一句話，戰士們一手舉槍，一手托着衣服，一個個，一串串的跳進水去，有的還穿着衣服，一齊向河那邊擁過去，向爭取和平的戰場上擁過去。

四

七支隊抵達縣城，任移搬完了：『回到漳河岸邊去，環顧着南北援的王自全部，配合馬頭鎮正面戰鬥。』我們在三台，仰望幸莊一帶的幾排林子裏與河散開河砲聲，聽

們從漳河過來往衝過五次，與敵人展開交手仗（在這裏張司令員英勇負傷），我們在南
北白道一帶大捉散兵。十一月中旬，我們帶着長串的俘虜和大批的新式武器，在觀台鎮
外七渡濁漳河，這一次，老百姓替我們建立起一座寬坦的大橋。

那天上午，漳河南岸站滿了男女羣衆，像一道人的長堤。他們手執着紅旗，在這兒
佇立了兩個多鐘頭了，一個個眼巴巴的望着對岸，打算給自己風塵僕僕，凱旋歸來的好
子弟，誠心的，使勁的喝聲采。

我們的行列在河北面扯成另一道堤，與河對面的人羣遙遙相對，默默的停滯着喜悅
，聽說羣衆要歡迎我們，戰士們把自己連日打仗沒空洗滌的軍裝整理了一下，扛着繳來
的新武器，昂着頭在大橋上踏着步子。羣衆貪婪不捨地一個個的打量着戰士們的全身，
望着他們突起的胸膛，精神上感到一種保障，不自禁的高呼起慰問口號，久久不息的鼓
着掌，手都要拍紅了。

在過橋的時候，工兵連的小胖子說：「這回不見張司令員了！」梁文奎說：「他還
會正在醫院裏哩。」

我們從鎮內街上的勝利門（彩棚）下通過，在鎮中央的大場上看見一大堆慰勞品，
和數不清的慰問信，路旁擠滿了圍觀的羣衆。

衛生員的榜樣

馮 牧

衛生員焦松旺已經十八歲了，但他的外貌却顯得比實際年齡更小一些。他的個子並不小，使他顯得小的是他說話時的童稚的聲音和在面前的羞澀的表情。這最初的印象幾乎無法和我所聽到的關於他的傳聞協調起來。我曾經好幾次聽人說，焦松旺是一個他們所看過的最好的衛生員，在他參加部隊以來的幾十次頻繁戰鬥中，他從來沒有在戰場上丟棄過一個傷員；他進行救護工作不是在火線後面，而是和戰鬥突擊隊一起衝鋒前進，一起爬梯登城，戰士們在那裏倒下，他就在那裏救護。我又聽說，他不只是一個模範衛生員，並且是一個智勇雙全的戰鬥英雄，在過去好幾次戰鬥裏他都捉到俘虜，得過武器，在最近一次汾河西岸的追擊戰中，他曾經徒手用計捉住兩個武裝的敵人。

由於這些，戰士們全體提出選他為全連的特等功臣。同樣由於這些，我決定到六連去訪問一下這位著名的小英雄。

和我一起去的營教導員張國鈞。已是黃昏時分了，我們走進了六連的連部一間簡陋

得只有一座土炕和一個大炕桌的土房。炕上圍滿了人。坐在中間的是一個小孩子，正在興高采烈地講說着什麼。這孩子有着一個惹人喜歡的臉孔；他的又黑又紅的健康的而頗稚的時常由于天真無邪的笑而颯成了一條縫的眼睛，他的靦靦的表情，立刻給了我一個印象：這定是一個聰明可愛的小鬼——全連喜愛的中心。可是，這難道可能是焦松旺——那個我想來訪問的戰鬥英雄麼？

但教導員告訴我說：這就是焦松旺。

用着纖細而天真的語調，這孩子繼續講述着。

「這一回我有什麼功呢？」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說：「人家守大堡的戰士們，和敵人一次又一次的拚手榴彈，那才是英雄呢！」

「不要客氣了，我們的醫官！」不知是誰從人縫後面說：同時遞過一杯水來，這孩子又笑了，繼續講了下去。

「……咱們幹伍往呂梁開的時候，我本來心想：咱是個衛生員，又不是戰鬥員，咱還能像人家戰士一樣下決心？所以我就對醫助說：這回打仗咱可要同三十團挑戰，條件第一是在任何困難條件下都不丟彩號；第二是關心彩號的要求，減少傷員痛苦；第三是做到使繃帶無菌，傷口少流血。可是，人家戰士在旁邊說了：你們「雞牌」就不下個決心？我有心下個決心提一個俘虜得一條槍吧，可是又想到：咱又沒個槍，人又小，定下計劃完不成不是活要人來？想了一陣，我就暗暗下了個決心：人是要捉，槍也要得

，可不別寫出來。

『咱在救護上下的決心這回可是實現了。這的不說了，就說這回守大堡嚴門吧，在那天，咱救護了自己連的彩號，還救護了別的營的彩號，半夜功夫，就救護了二十多個人。』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

『那天下午，咱們剛把護村沿的工事作完，就看見遠處黑壓壓一片敵人向村裏走來了，大炮機關槍響成一片。咱們二排可真勇敢，敵人不接近，連發也不出，敵人一到跟前，就一下從工事裏衝出來，由咱們的英雄劉建斌領頭，一片手榴彈打上去，打得敵人滾的滾，逃的逃，哭的哭，叫的叫，可是敵人很頑強，打退了第一次，又來第二次，正打得激烈，我就聽見工事裏有人叫我：『松旺，有人掛彩了！』我出來一看，是王班長。我們中間是一片開闊地，敵人機關正打得凶，把路都給封鎖了。可是爲了救彩號，就顧不了危險，我就一口氣跑到王班長的工事裏，一看，是王五奎打帶彩了，躺在工事外面二三十米的地方，正是敵人的封鎖口，我跑上去，想把他拉下來，可是他個子太大了，拉不動，我又跑回工事裏，讓王班長去拉，他說他還要監視敵人，顧不上。我就對他說：王班長呀，我也是爲人民服務，你也是爲人民服務，你個子大，替我把彩號拉下來，我替你監視敵人。聽見這話，王班長就跑上去了，一會就把王五奎拉到了工事裏，我就跪在戰壕裏給他救護了。接着，我拾起了彩號的滿是血的槍，第二次穿過開闊地去找組

架。找來了担架，把槍交給隊長，又跑回工事裏，然後又送彩號到後面去。我每一次穿過開闊地，敵人的機槍就亂掃一陣，可是，大概是我個子太小，總沒打住我。

「這就是我救護那天的第一個彩號的情形。」

「戰鬥越來越激烈了。咱們連一連抵住了敵人幾次衝鋒。彩號慢慢多了。天快黑了，又下着雪，我就在離工事七八十米的地方，找了一間房子，叫彩號都到我的這間『救護所』裏來。我只有一個人，忙不過來，見連部的兩個炊事員沒事，我就把他們給掌握住了。一個——我叫他幫我剪綳帶，一個——叫他給我照燈亮，我只管救護，幹得滿起勁。慢慢，別的營的彩號也到我們這裏來了。我也不管是那一營的，凡是咱們的人我就都救護，這樣，半夜就救護了二十幾個。」

說到這裏，焦松旺停頓了一下。炕上的人越來越多了，房子裏瀰漫着烟。炕洞裏燒着的松柴發出隆隆的響聲。一個不知什麼時候擠進來的小通訊員在焦松旺背上給了親暖的一拳，說：「快說呀，人家等着要聽你怎麼捉俘虜呢？」

「你急什麼，這就到捉俘虜的時候了。」焦松旺笑着說。他的聲音是那樣溫和而靚麗，彷彿在講着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

「……不一會，天就亮了，」他繼續說，「敵人也打退了。來了命令，說叫往回開。走了沒多遠，又來了新命令，說在我們後面東南方發現了敵人，要部隊趕快去追殺。你們都知道，我最愛跟突擊隊，聽說一排接受了任務，我就跟着一排向前跑。人家腿

長，咱個子小，跑着跑着就跟不上了。可是我還是緊攆着人家跑。跑過了北橋頭村，我的乾糧撒了一地，我連看也沒看，還是緊攆着人家跑。

跑着跑着，隊伍就跑散了。三班往東面追下去了，二班往西邊去了。中間只丟下了我一個人。不一會，就遠遠看見一羣羣的敵人往這邊跑下來了。這時候，我猛然一下子想起了我過去暗自下的決心：捉一個俘虜得一條槍。可是我怎麼捉呢？我想到：我沒有槍，連個炸彈也沒有；我想到：我個子這麼小，人家那麼大，我拿什麼捉人家呢？正想着，猛然看見有兩個戴鋼盔的大個子向我這邊方向走過來了。走得很快，前面一個扛着小炮，後面一個拿着步槍。正想着，眼看他們就走到離我不遠了。正想着……，說也怪，也不知是那裏來的一股勁，兩步我就竄到頭一個人面前，我把右手放在棉衣下面假裝掏武器，放粗了嗓子大聲吼叫了一聲：「站住，把槍給我放下！」那人吓得一下楞住了，趕忙把小炮丟在地下，舉起雙手說：「是，是，是！」我把小炮檢起來，又說：「把彈袋解下來！」他又把彈袋解給我。這一下我才放了心，有了武器，我叫他站在二邊不準動，要跑，就打他一小炮。又跑到第二個面前。這人個頭真小，聽見我咋唬，吓得鑽進了水壕，只露出一個鋼盔在外面。我向他吼叫說：「快繳槍！」他一抬頭，見我是個小娃娃，看不起我；又見咱三班的人從北面快來到了，他們比我威風，就想向他們繳槍。這時候，我就把小炮往上一舉，又咋唬了一聲：「你不繳槍我拿砲打死你！」吓得他連忙把槍舉在頭上說：「繳槍！繳槍！」

「有了槍，我就什麼也不怕了，把刺刀上上，我又向前邊探，越走越遠，就看見東面又過來了一蒲排，有幾十個。這一回，我機伶了一下，沒衝上去，就想：他們人太多，可不要捉不住人反把咱小命給送了，轉過身，我就向後鳴叫起來：『隊長，隊長，趕快叫三班跑步上來捉敵人呀！』等三班追上去了，我看見左面有一塊地方正好作機槍陣地。就又對隊長說：『隊長，趕快叫機槍上來，在這裏掩護三班前進！』隊長說：『對！』就把機槍架起來了，一梭子子彈一打，敵人立刻就像散了羣的羊一樣，在田上亂跑。接着，我拿了一支步槍也追上去了……」

說道這裏，焦松旺興奮起來，一下子從炕上站起來，比劃着追擊前進的姿勢，引起了大家一陣哄笑。

「興旺」和我坐在一起的教導員說，「你不光是英雄，你還是個小參謀呢？」這就是我第一次聽到的焦松旺對自己的戰鬥經歷的敘述，也是他最近一次戰鬥裏所表現了的。

第二天早晨，我又到六連去找焦松旺。我很想知道一下他過去參加過的戰鬥。我發現，這個孩子除了昨天夜裏所流露出來的那種天賦、害羞以外，還有着那種在八路軍小鬼中間所常見的樸朴、謙遜和有禮貌。他的衣服收拾得非常乾淨。潔白的領子露在領外。使我感到驚異的是，和昨天夜裏的滔滔健談不同，他不大願意多談說他自己在過去的

戰鬥中所作過的貢獻。(後來我才知道他昨天晚上醫得那樣多，是因為在賀功會上喝了酒。)回答我的詢問時，他總是喜歡先加上這樣一句：『那一次我沒有什麼功，人家×××才是英雄呢！』

一種近于淡漠的冷靜，他對我講述了在另一次戰鬥——聞喜下晁戰鬥中他救護傷員的情形。這是去年七月的事情。

晚間，戰鬥打響了。他原來和衛生班在村外救護彩號，一聽見衝鋒號的聲音，我們的突擊隊攻上了村外圍牆，他就再也站不住了。把村外的三個彩號救護完了，他就對醫助說：『醫助，我上去了，今天晚上，村裏的彩號我負責，村外的你負責！』就一口氣衝上了登牆的雲梯，這時，我們的突擊部隊正在從左右向村中央突進。他一進來，就看見前面平地上有十幾個人掛了彩。看見了他，彩號們就好像見了親人。這個拉住他說：『松旺：我掛彩了！』那個說：『松旺，快給我救護！』輕彩號也起來了，把他圍成了二個圓圈。不願敵人的炮火威脅，他立刻開始了救護。他跪在地下，給這一個換了藥又安撫着那一個：『不要急，我馬上就給你上藥！』這時，敵人的火力非常猛烈，機關槍不斷地從他頭上掃過，炮彈也常在他不遠的地方爆炸；必須有最大的勇敢和鎮定才能夠在這裏停留一會；可是他彷彿完全沒有把這放在眼裏，一直在不停地工作着。正救護時，突然一顆出口炸彈彈在他前面炸開了；他感到好像有誰在他腰上重重捶擊了一下，他身體搖擺了一下，又繼續工作起來。等到把周圍的傷員救護完了，他才發現，他的皮包打穿

了，裏面有一塊彈片。他笑了笑，說：『這炮勁不大，連皮包也打不透！』又跑到前面找彩號去了。

天亮了，敵人被消滅了，戰士們開始到各處搜索敵人。他也到各處去搜尋，想找到敵人遺下的藥品。他走進了一間好像是指揮所的房間，在一個箱子裏發現了兩個裝璜很漂亮的紙盒，他非常高興，以爲是藥，但打開一看，却是糖菓，於是，大大閃耀在他臉上的那種勝利的興奮一剎像變成了一種小孩子的歡欣。可是，突然，他好像立刻想起了什麼；他把糖菓包好，很快地跑了出去……

『你是不是到外面去吃糖菓？』我好奇地攔住他問。

『不是，』他低聲回答，『我把它們都分給彩號了。當時我想，吃了糖，他們一定會疼的輕一些。』他這樣結束了他的故事。

這一天，焦松旺還對我講了另外的戰鬥經歷，可是，我感到，僅僅從上面這幾個故事裏，我們已經可以看出他是在怎樣執行着一個衛生員的職責了。

焦松旺是晉城人。和我們隊伍中許多戰士一樣，他也有着一段痛苦的生活經歷。他父親原是兵工工人，父親死後，家裏便開始過着缺衣無食的窮困日月。在他十五歲那年，爲了找一口飯吃，他的母親叫他到他父親舊日的朋友——當時的村維持會長那裏去找事作，但維持會長見他穿得破爛，連理也沒有理他。當時他想：『他也是個人，我也是個人，我爲什麼要在他漢奸面前低頭？』硬頭也不回地離開了村子，參加了八路軍的游

戰役，一年之後，他便成了一個出色的戰士。而現在，他不但成了一個有名的模範工作
者，戰鬥英雄，而且成了一個青年共產黨員。

計劃

蘇策

蘇岳飛第二次訂的計劃，不要說別人，我聽了都有點替他担心，因為，真是有點太大。可是，他自己並不覺得怎樣。他說，他在消滅「天下第一軍」的中原戰門裏，有過很好的經驗了。

那一回，當然是很不錯呀！我見報紙上都登過，他那時宣佈的計劃，是要率隊入一支步槍；他說：「我們小砲班放哨站崗的時候，老跟別人淘氣，誰也不願意把槍借給我們。咱決不說漂亮話，這回一定自己鬧一支。」當然，他還說了許多辦法和別的條件，可是，那些誰也沒聽在心上；大家稀罕的是，扛小砲的人要空手奪人家槍哩。

本來這計劃就好像是有點不合適，蘇岳飛自己也很明白。可是，他生來就喜歡打衝鋒。他才到三營的時候，教員就把他放到重機槍排了，後來鬧的沒辦法。才下到九連來。一到九連，連長說：「你從機槍排來的，測量，瞄準、訂距離一定有什麼辦法，你到小砲班當副班長吧！」還有啥法子哩！這回蘇岳飛宣佈了他的奪槍計劃以後，他就去找指

導員。指導員不知正在忙着寫啥哩，他說：「這回總得叫我到步槍班吧？」馬上就要作戰了，小砲班叫誰來領導呢？蘇岳飛當然又碰了釘子。

在縱隊英雄大會上，我才知道，自小以來，蘇岳飛就有三件大仇：第一件是在他十六歲的那一年，日本人「掃蕩」士敏縣，他父親、母親、哥哥、嫂子、姐姐、姪兒九口人在家害傳染病，一下子叫日本人全殺了，那時，他正在縣游擊隊上當通訊員，趕回家的時候，人家替他把屍體全埋了。第二件是：當時他二嫂去走親戚，沒有被敵人殺害，可是，村裏一個惡霸，把他二嫂騙回娘家的半路上，硬逼着賣了；二嫂當天晚上也就上了吊。第三件，是他小時上學的時候，叫國民黨八十八師把他綁了一次，家裏雞乾了糧食，賣了牛贖他，也沒贖出來；他家從此也就完蛋了。

打了八年的日本，日本終於是投降了。蘇岳飛才一聽見的時候，高興的連話也說不出來。去年，那個惡霸也叫村裏人鬥爭的時候打死了。他聽見了也高興的兩天沒睡覺，就是第三件仇還沒報。

這一回，這機會可就真來了。

蘇岳飛跟着部隊摸到上陳堰的時候，天已經朦朧發亮；可是村裏不見一個敵人。那知道，太陽才一露天，敵人順着河溝就運動上來了。九連被命令守到一條大路的凹道裏。敵人分了三股頭，藉着砲火的掩護撲了上來；他想把我們擠出村子去，可是，我們都想把他頂在村外，這樣，激戰就開始了。

蘇岳飛第一炮打遠了，第二炮就打到敵人中間；他的準頭就是厲害，凡是有敵人的地方，就有他小砲爆炸的一縷縷白烟……。砲彈慢慢打光了，他把砲交給了指導員，然後，投了八顆手榴彈投入突擊與反突擊的行列裏，敵人衝到中間，他跑到中間，把敵人打下去，敵人繞到東面，他也趕到東面，敵人繞到北面，二排長犧牲了，敵人在那裏佔了個路口，他又領着自己的班，把那缺口奪下來。他嚷着，『八路軍骨頭是硬的，血是熱的，你們想要來，摸摸你們的腦袋！』……。

他說的話一點不錯，敵人想驅逐我們，那他眼睛可真是瞎了。可是，也怪，我們在黃昏來之前，沒有等人家驅逐，自己却先悄悄的撤退了，把村莊讓給了敵人。

蘇岳飛氣的不得了：『打了一天，什麼樣子還沒有哩，這計劃怎麼辦呢？』他想：『另想辦法嗎？』

敵人是高興的不得了，向四處廣播着消息『共軍潰了，十月××日我軍佔領了太岳共軍重要據點陳堰村。……』

可是，敵人的消息並沒有發完，蘇岳飛的部隊又反擊回來了。這回，蘇岳飛要了支馬槍，和連長跑到部隊的最前面。

這時候，太陽完全落山了，山和村莊都是一片黑紫；只有天亮亮的，像平穩穩的一池水。部隊拚命的跑着，一面投出去一陣陣一排排的手榴彈。砲彈，那黑霧般的烟，立刻滿天蓋地的弄得什麼也看不清楚了，連長和蘇岳飛就是借着這機會衝到最前面；他們

跑的很急，遍地的石子。子彈皮子，都印得腳板疼，

敵人猛一下楞住了，他好長的時間，像啞巴了一樣，槍打不響了，混身都沒勁了；這完全出乎他們的意料。他們楞了一陣，猛一下看見有人從硝煙中衝上來，機槍手們亂嚷着：『快打，快打！』平時訓練成專家似的熟練動作，現在像全忘了，好半天。機槍才着急的『達達達』跳了幾下，九連連長跳上去一下就把機槍拉過來了，機槍班的人『嘩』的一下都跑的一乾二淨，八路軍的人到處嚷着：『機槍不發！』『不給漢奸蔣介石當走狗！』『過來就是自己人。』他們也嚷着：『唉呀！八路軍來了，跑呀！』美國最精良的武器，這時都成了廢鐵。

蘇岳飛接過連長的機槍一看，好東西呀，嶄嶄新。他滿頭汗也顧不得用袖子抹一下，他想：『一塊銜銜，人家手急眼快得了挺機槍，好漂亮的傢具。我的計劃怎麼辦呢？』他說：『連長，我也要弄挺機槍。』連長說：『別着急！慢慢來吧，到村邊了，我們應當停一停，』

蘇岳飛

蘇岳飛也想歇一歇，可是腦子裏的『計劃』又不住的叫着：『怎麼辦呢，怎麼辦呢』

也沒有停，一股勁的跳下了一層層的地堰，這些地堰，那個也有丈數高；蘇岳飛記不得是跳了六個還是七個，他黑糊糊的看見下一層地堰上，有七八個帶大帽子的人擠在一起，他高興極了，馬上把自己帽子摘下來，一步不停的跑過去，

敵人擠在一堆，見他跑過去，慌忙的大聲小聲亂問着：『你是誰？』『那一部份，那一部份？』連蘇岳飛自己都記不得當時跑着，為什麼要迴起手來伸出去兩個手指頭。

敵人小聲的說：『你是二連？』

蘇岳飛說：『對對，就是二連。』本來，在這『天下第一軍』裏，就幾乎沒有一個山西人的。敵人要是能比較冷靜的想一想，蘇岳飛的士敏口音一下就可以被聽出來，雖然天黑了，能冷靜的看一看，蘇岳飛身上繫的漂亮的皮子彈帶也會被看出來的。可是，這些都沒有顧上注意了。七個人圍着一挺機槍慌張的問着：『上頭……有八路軍沒有？』

蘇岳飛一步搶上去說：『唉呀！多的多哩。怎麼不打？快瞄準打。』
射手一手摸着槍栓，一面亂擺着槍口，憂愁的說：『那裏呢？那裏呢？怎麼老瞄不準呀！……』

蘇岳飛像是生氣了：『唉，你拿過來，我給你打吧！』

槍口送過來了，蘇岳飛一抓：『唉呀，快給我槍把子，槍口燙手哩。』

對方抓着槍腿子，毫不猶疑的把槍把又送了過來。蘇岳飛高興的快跳起來了，他歡款的扛在肩上，向看呆了的人說：『你們跟我走吧，我是八路軍，不要怕，來吧。保證不殺……』

他的話還沒說完，敵人『忽』的一下就都跑光了：手榴彈扔出去，也沒追上一個。

不管他第一次的計劃，完成的多好，他這第二次的計劃，不能不叫人替他擔心，因為他除了想完成自己的計劃以外，他還宣佈了要保證把全班的計劃完成。可是，真真不湊巧的很，在汾西的第一仗，就是堅守蒲縣的上龍華。

上龍華是在一道大土嶺上，土嶺有幾條膀臂伸到河灘裏。我們一個營，扯了八里長，對面山上，敵人幾乎動員了一個旅的火力掩護着步兵衝鋒。地凍得像石頭一樣，我們工事做不好。蘇鵬飛的二班扼守着一個小山包，從拂曉就打起來了，到了太陽一竿高的時候，已經打退了敵人六次衝鋒。在山包前面不遠，是一段齊崖；不管那一次，蘇鵬飛都是等敵人千辛萬苦爬上來的時候，一下突擊出去，讓敵人成批成批的滾下山崖底。

可是，敵人還不死心；因為他想要在黃昏以前趕到午城，去奪取黃河邊上的大尊城。而蘇鵬飛的任務是要遲緩敵人，叫他在黃昏以後到達午城去；因為，一個新的更大的網，我們陳庭司令員還沒給敵人佈置好，所以，這緊張的爭奪時間的戰鬥，就集中到了上龍華。

已經快到中午了，敵人拚着死命從東邊繞了一股，佔領了一個小山包，已經可以威脅到蘇鵬飛扼守的包子了；並且大約有兩個步兵連的樣子，順着蘇鵬飛正面的南道山梁，兩條小路爬上來。

而蘇鵬飛的防線上，如今只有十二個人。

敵人兩股頭慢慢的匯合了，一大堆人擠在一起；子彈像滾水一樣的酒過來。

他們沒有等這兩連人展開，十二個人就叫喊着撲上去了；營長的手榴彈一顆一顆的都擲到人羣中間；敵人還是照樣的『爹呀』『媽呀』的滾到山崖下面去；而他們當然還像釘子一樣的釘在自己的陣地上。

戰鬥以後，蘇岳飛受到了表揚，可是，他心裏非常的不痛快。因為，計劃還是個空話；雖然班裏得了兩支馬步槍，可是還差的太遠哩！

沒有想到，在舊年臘月三十的下午，蘇岳飛的好運氣又來了。

在汾孝平原上，還沒有怎麼打，蘇岳飛的部隊已經垮了台。他們完全是日本裝備；有日本的裝甲車、榴彈砲、山砲、機關砲，當兵穿的是日本軍衣、日本皮靴、日本帽子。閻錫山還寄了許多日本人支持他的士氣，可是現在全不頂用了，全垮了。

老頭子孫楚和他的警衛員、副官們，在離汾河不遠的一個大礮堡裏，生氣氣，罵着人，下着一道道的命令……。可是，這礮堡立刻就被我們炸塌了，步兵蜂湧的衝上去，把孫楚的副官長楊給元捉住了，孫楚的馬弁也叫捉住了，老頭子下命令用的圖章都顧不上收拾，自己光杆一個跳上了日本人給他留下的汽車。

滿地都丟的是東西，可是沒人拾，蘇岳飛拚命的跑着。追着、他想：『這回計劃還完不成？』小文峪河擋住路了，他跳到冰裏面，淌過河去；他跑到一切人的最前面，敵人的抵抗也阻止不住他，凡是被他們看見的，很難能逃得活命。

『追呀追呀，活捉孫楚呀！』蘇岳飛跑的混身大汗，帽子濕透了，汗從臉上，四面

八方的往下流，嘴一點也合不住，氣喘的一塌糊塗。蘇岳飛和大家整整追了二十五里地。前面就是汾河了，蘇岳飛想：『好你汾河，把孫楚這壞傢伙給我憋住吧！』河水正洶湧的流着。孫楚跳河了，他隨身帶的十來個人也跳下了河，有些人順着水漂走了，有些人叫六冰塢一下打到底，剩下的人推着孫楚搖搖恍恍的爬上了對岸……

回來以後，大家都在生氣的不說一句話。

那知道，過了六天，蘇岳飛這個團，又準備去預伏敵人了。隊伍還沒走到北船頭，敵人就跑了出來。

我們從東往西走，敵人是從西往東走，離村還有一二里地的地方就正正碰了個對頭。

那時，天剛擦黑了，誰也看不大清楚誰。蘇岳飛的班走在最前面，手榴彈還沒解下來，刺刀還在鞘裏，敵人先站住了，大聲喊：『誰？繳槍？！』

一些距離不到五六公尺，這可怎麼辦呢？

韓老馬同志『騰』的一下跳過去，抓住了敵人一枝槍。蘇岳飛喊：『投手榴彈啊！』他用最快的動作，解下手榴彈，第一個投到人羣中去，敵人『轟』一下都散開了，有的敵人剛端起了機槍打算抵抗，我們手榴彈就立刻又都飛了上去……

蘇岳飛想到：他們班這一下要壓不下敵人去，那沒有顯得上展開的全團，該受多麼

火的損失呀！他不顧一切的跳起來，撲到一個大個子敵人的身上。那個人，半攤身子，臥在地下，一支手還握着槍，蘇岳飛也抓住他的槍柄了，用力一拉，這是生死關頭哩，那人也用力的拉了一下，他想把蘇岳飛翻到底下，把頭扭到蘇岳飛的肘子外邊，他想站起來，想用槍托支着地，蘇岳飛就用力抓着槍柄，猛一撒手，那人閃了一下，半起的身子一下又倒下去了，蘇岳飛猛然想起一件事來，他用右手摸着刺刀柄了，他迅速把刺刀抽出來，用力的刺進那人的胸膛去。

別的敵人都跑光了，全連只捉住了兩個。連長說：『蘇岳飛帶着你的人，把這俘虜送回去，你們辛苦了，今天休息吧，不用來了，我們還要到村裏去。』

蘇岳飛一路走着一路發着愁：『計劃怎麼辦呢？』他自己覺得計劃連個影子還沒有。他想起動員會上的情景了：他第一個站在大家面前宣佈了計劃，不光憑自己的勇敢，他要帶領大家去完成任務！他還動員了兩班非常同志也訂了自己的計劃，他有責任幫助他們去完成！可是，現在什麼都還是空的。機會這麼多，真像有人故意開他的玩笑似的，別人的都將近完成了，而他還是自己一個和那支老步槍。

才回到家裏，蘇岳飛就對大家宣佈了：『不行，我看我們還得回去，人家計劃都完成了，咱們還連屁也沒摸着。』

到了北船頭，費了好大勁，在八連才打下的房子裏，找見了連長，連長正在圍着個小油燈，和大家不知正在商量什麼，一聽說蘇岳飛來了，就馬上高興的站起來說：『你來

得正好，八連才打下這院子來，現在輪上咱們九連了。」連長說的聲音很大，外面子彈迫彈響得什麼也聽不清楚。他說：『怎麼樣，還是你們一梯隊，能行嗎？工兵一炸，你們就衝。』他把蘇岳飛領到門口，他告訴他：『你留點神，這離敵人的院子只有這一節。你看，那就是敵人的院子。』順着他的手指，蘇岳飛看見，大約有二十公尺的距離，就是一道院牆，北面有一片窯頂，那上面，大概總有幾挺機槍，連續不斷的發射着火光，因為都距離的太近了，許多子彈炮彈都向着這院裏投擲着。連長說：『左邊是八連，右邊是七連，我們在中央突擊。你們準備好了沒有？』蘇岳飛的計劃這次在腦子裏又跳動起來了。

這時，風更冷了，許多人都輕輕的蹣着腳，星星稀了，已經是快天明的時候了：

這是敵人最後的一個堡壘，他夢想堅持到天明會有人來救他。

工兵們上去了，幾十公斤炸藥，被一道流動的火光飛快的燃着了，全屋子的人像大地震一樣的搖了一下，窗紙全破了，玻璃也破了，房頂上索索的落着土。院子裏被烟和土，一下擁得滿滿的。

蘇岳飛喊着：『衝啊！』教導員說：『等一等！』一把沒拉住，蘇岳飛第一個衝進了炸破的缺口。

院子裏擠滿了人，亂哄哄的不知幹什麼。蘇岳飛嚷着：『王世民上房，上房。』王

世民『稀里忽通』就爬到房頂上。那上面有齊齊整整的五挺重機槍。

蘇岳飛看見正面密洞裏，有人要往外湧哩，他着急跳下去，把門堵住。用力的喊着：『繳槍，繳槍！』

那房裏有五六十個人！他們噪着嚷着不知在幹什麼，是想衝出來嗎？不是，他們都一個個的繳了槍，放在蘇岳飛面前的是三十七枝步槍和一挺嶄新的機槍。

蘇岳飛高興極了。

蘇岳飛爲什麼要高興呢？他一個人就完成了全班的五倍計劃。全班的人，一個個都記了功，他自己被選成全縱隊的特等英雄了。他的名字像鐘一樣的響了起來，他的戰鬥故事到處傳播着。他那直溜溜的身材、細長的眼睛、凹凹的鼻子、胖胖的臉、圍繞着眼睛鼻子的，那仔細才能看出來的淺淺一片蒼蠅屎——他的樣子，沒有人不想把他看的一清二白。

蘇岳飛是應當高興的，我們全太岳的人也都在爲他高興，他士敏縣趙莊的老鄉們一定更要高興。人人都在希望着：蘇岳飛再繼續完成你的計劃吧；蘇岳飛，蘇岳飛，所有人的眼睛都在看着你。

水蘿蔔的糾紛

劉寶榮

是一個麥子正開花放香的早飯後。軍官團（註）一行二十五人，從子正參觀紡織回來，走到了玉石橋。這裏，是邯長道上的一個小鎮，在公路兩旁，有幾家飯店和小攤。因為他們從這裏過，才在路東一家店門前，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

在這家店門前的右邊石頭上，坐着一個名叫楊海芳的小孩。他今年十三歲了，穿着一身天藍色的新粗布衣服。也許因為他胖的原因，衣服現得特別仄小。一頂半舊的草帽，放在他的左邊，他手裏拿着一根小木棍，不知在地上劃什麼東西，在他的腳前頭，却放着一担水蘿蔔。

在隊最前頭的一位四十餘歲的軍官，走到這裏停下來，伸手拿起一個水蘿蔔：

「小孩！你這蘿蔔賣嗎？多錢一個？」

帶隊的宣佈休息了。小孩抬起頭上下打量了一下。注視着那軍官說：「你是不是八路軍？」

軍官聳了聳肩，有點不自然，「你問這幹什麼？你怎麼我不是八路軍？」
 「哼！八路軍，我就沒見過長鬍子的，你看你還留着兩撇撇鬍！」站在周圍湊熱鬧的人，嗤嗤一下都笑了，笑的那軍官滿臉通紅。

「小孩別抄蛋，賣多錢一個，我就是八路軍。」他後半句話叫人聽着非常氣巴，鬚髮都

扯。

小孩笑了笑，把手一揚：「八路軍買，五塊錢六個！」

倚在門口的店家，聽了很不高興，湊近一步：「你這小傢伙！爲甚剛才賣給別人五塊錢四個？」幾個休息的客人也都望了望店家，然後把視線都集中在小孩的身上。然而海芳只歪着頭盯了店家一眼，沒理他。

「同志！你買多少？揀大的，不要管他，」小孩把軍官們認成八路軍了，因爲在這個具體的場合下，除了幾個老軍官留着八字鬍而外，其餘在外表上幾乎與八路軍的幹部毫無兩樣，他們同樣都穿的是草綠色嶄新的軍衣，紅光滿面，喜形於色。一路上走着、唱着、說笑着。

這樣，小孩的蘿蔔，你六個，他十二個，把大的全都挑完了。與這同時，店家老鄉便不分青紅皂白，在小孩都軍官們揀蘿蔔的混亂中，挑了二十四個最大的拿回去了。

軍官們都買蘿蔔，付了錢，便坐在一邊去談論「爲什麼八路軍買東西就賤呢？」這時，一位不同於軍官的幹部，輕輕地拍了拍小孩的肩膀，悄聲說：

「小同志！你別這副神氣，」他算老鄉買得……」
 「那個老鄉？是不是這店裏的？」他的眼像小貓一樣向四週掃了一下，然後手指着店門，很着急。

「是的，不算老鄉買的，一共是十八份，你查查錢，看夠不夠九十塊？」
 「數他做甚，八路軍就不是那號人。」他的眼始終沒有離過店門，這個幹部剛要給他解釋，他却像小燕一般地躍進店裏去了，一進門就對着正在切蘿蔔的老鄉氣衝衝地說：「拿我的蘿蔔來，不賣給你！」

「爲甚不賣給我？我不給你錢？」他「拍」地把刀擱在案板上，顯然是對小孩一個威脅。

「五塊六個賣給別人，賣給八路軍，就不賣給你！」他並不怕他。但店家老鄉的氣却更大了，好像「仇人見面分外眼紅」似的。

「日媽的：你想挨揍了，當兵的是你爺爺？」這句話簡直把小孩氣的不知怎麼好，脖子也紅了，眼也紅了，他嘴張了幾張沒有叫出一個字來，臉上的肌肉止不住的跳，小拳頭握的像石頭一樣硬，全身都在哆嗦。

「你敢揍？你敢咬了吊！這會子不是以前了，我們窮人不是那麼好欺侮了，拿蘿蔔來！」他剛要去搶放在案板上的蘿蔔，但却被頭上冒着汗水的老鄉推了他一把，並很快舉起胳膊準備打小孩，幸虧在場的人拉住了，並經過一番的調解，蘿蔔已經切了，就仍

照五塊錢四個賣給他。帶錢的幹部把小孩拉到一邊樹蔭下安慰着。剛才讓小孩數錢的幹部替他把担子和帽子一起拿過來。

然而有幾個老鄉們，軍官們却覺得小孩不講理。『都是拿錢買東西，不該賣兩樣價』，於是都圍住了他，想發現這裏面的秘密，當小孩氣漸漸消了的時候，一位吸着紙烟的軍官彈了彈煙灰，蹲在小孩前面：

『唉！小孩，你爲什麼賣兩樣價呢？』

海芳揉了揉眼：『我是擁軍哩，又不是擁他哩！』

『那你爲什麼要擁軍哪？』一個帶眼鏡的軍官問。

小海芳很從容地回答了軍官：『爲甚？爲共產黨，八路軍領導着俺們窮人翻了身。』

『他這樣的回答，滿足不了軍官們的要求，他們要追根究底，於是海芳給他們補充了一件事實：』那年三十黑夜，下着一尺多厚的雪俺爹怕人家要錢，就在村東廟裏歇（躲）了一黑夜，俺媽叫我給他偷偷地送去了一個爛被子，我去了。俺爹正在廟裏哭哩，我說：『爹你爲甚不回去？他說回去還沒有這裏好。從他的眼裏淚珠落落到衣襟上兩顆水珠。後來到天明才回來，臉都凍成黑的了，俺媽給他燒了些米湯，他連碗都端打了，媽說：大年初一就打了碗，是不吉祥之兆，俺爹俺娘都哭了……』這時，海芳真哭了，在店裏要打他的時候，他沒有哭，這會却哭的抬不起頭來了，站在一邊的老鄉都搖着頭看的用衣袖暗暗地擦着眼。一個瘦瘦的農民，情不自禁的說：

「唉！同志，過去的事就不能提，你們不知道，我的閨女……不能說……」他撻着面到樹那邊去了。於是長時間的沉默後，海芳又說：

「年時個政府領導俺們窮人翻身，鬥爭村裏的惡霸鬥爭的郭老財沒了話說，才退給俺五畝地。俺爹成天說，海芳：咱可不敢忘了八路軍的恩，這會咱有飯吃，不再受老財的欺侮，都是共產黨給咱的，咱們可要好好地擁護八路軍，擁護政府。」

「你不賣給店家老鄉，是不是他欺侮壓迫咱們窮人來？」另一個老鄉問。

「他也是個老財，俺住他一個爛窖，一年就要四斗米，大前年剛打下穀，就問俺要米。等不得穀子晒乾就碾下給他送去，他爹抓一把看看嫌粗，就摔在俺爹臉上，起來走了。沒有法，一斗頂八升給了人家，回來俺爹就氣的病了一月多。年時村裏叫他退給俺一石六斗米，他給米裏不知弄了些甚，拿回來兩天都瞎了。後來村裏不行，又叫他給俺換了。他欺侮窮人到頂了，俺把蘿蔔白給了八路軍，也不賤賣給他。」

「你爹一定是……是甚麼？是幹部吧！」有一個軍官想用這句話，套出點「秘密」來。

「俺爹甚也不是，是民兵。」

「是五畝地退回來以前參加的吧？」軍官的話裏有話。

「不是，是在潞安府打仗的時候，村裏動員參戰，他就報名了。村幹部說不行，年紀大了，後來他到村公所纏了半夜，才准了他。在老爺山狗日的老閻家跑散了，俺爹

就這狗日的目標。『海芳說到這裏，他突然跳起來，手舞足蹈的比劃着。他興奮起來了，他再不是剛才那個哭像了。然而軍官們却都把頭低下。海芳可沒有注意到那些，又高興的說下去了：『前幾天村裏又開會，政治主任說：狗日反動派又來進攻咱們解放區了，破壞咱們好時光。俺爹又報告非去前方不行，叫我賣蘿蔔遇到八路軍就少賣幾個錢，叫八路軍同志吃了，好把狗日的打出去，保護咱們的解放區。』於是到場的人都高興了。因為他們達到了他們的目的——揭破了小海芳爲什麼賣兩樣價的秘密。也許他們還想知道一些什麼，然而小孩看了看太陽說：『俺回呀！』便愉快地担起担子走了。

在往回走的路上軍官都談論着這件事情：『嗯，不怕不識貨，但怕貨比貨，咱們在二區區也是成天喊『軍民和睦』『兵農合一』，穗一軍豫把老百姓腳上穿的鞋都脫了。二區區的老百姓都快餓死了。』那位首先買蘿蔔的老軍官嘆了口氣：『十年前，中國如果都像今天的解放區，決不會有八年的抗戰。』

（註）。軍官們說軍官說這話，是長治戰役中被俘軍官組成的。

華北新華書店為徵求圖書及

建立交換關係啓事

敬啟者：我們因設備不週，時感參考資料缺乏的困難。爲此，謹向各兄弟區報社、書店、文化團體以及其他文化出版機關，徵求各種書報雜誌。如蒙惠贈，當以我們出版的書誌，等量奉酬，並希時賜目錄及樣本，以便設法購置或定期交換。

華北新華書店編輯部

0.30

.61	
100	100
27	76